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  
第三十二回 張善相夢中配偶 段春香月下佳期

詩曰： 馳驟青駒惹禍愆，潛蹤誤入武陵源。

暗窺玉女談衷曲，悶對靈神想故園。

恍惚夢中諧伉儷，依稀月下會嬋娟。

赤繩繫足皆前定，須信姻緣非偶然。

話說廣寧縣令顧吾鼎，當日正坐晚堂，忽見一夥人呈告人命。保正當先遞上呈子，將孫鬼車被張善相走馬踏死情由說訴一遍。知縣喚孫鬼車妻子上前審問，黃氏又遞狀詞，哭訴一番，口詞相同。又叫張家兩個家僮，問：「走馬的是你何人？為甚放他逃了？」兩個家僮稟說：「是小人的小主，名張善相，年方一□六歲，自幼攻書，近日惟好走馬射獵。昨日因親戚送得這匹劣馬，小主人牽出郊外騎試，不意撞著醉漢，無心中失誤踏死，實與小的二人無干。」

知縣大怒道：「你這兩個奴才，不勸家主學好，專騙哄他遊走好閑，傷人性命，還說與你無干？著實打這廝！」兩傍皂甲吆喝一聲，將兩個拖翻，各打了二□竹片，發下獄中監候，待拿正犯一併問罪。發放了保正地方人等，與黃氏回家候審，特差縣尉帶件作去相屍收殮。次日，僉牌差四個公人逕到張太公家裡，提拿正犯兇身一名張善相。張太公辦酒飯款徐送銀四□兩，賄囑公差方便，稟官寬限，另有重謝。自古道：有錢□萬，可以通神。那四個公人得了銀兩，千歡萬喜的奉承太公，作別而去。張太公又央人在衙門裏上下使錢，保正排鄰俱送了財物，黃氏處又託親鄰買和。婦人家沒甚見識，見了雪花般大銀子，心下歡喜，放得懈了，因此不來催狀。張太公父子二人並不出官，止將這兩個家僮監禁在獄。獄卒禁子等得了張太公賄賂，就如親眷一般看待，故家僮不受一毫苦楚，將此一場天大人命官司，化作雪消春水。太公一邊自著人四下去尋張善相去了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張善相將九頭鳥踏死，心下驚惶，飛馬而走，宛如箭筈矢離弦，又像狂風捲敗葉，不住腳的奔了數□里，卻早走到三岔口。自此時天色已暮，碧雲縹緲，推出一輪明月。張善相心下躊躇道：「有人追尋將來，認得這馬，如何抵賴？不如棄馬，單身藏躲避過，今宵又做區處。」當下跳落雕鞍，將馬棄于路口，自往西首一條小路便走。行了數里，星月之下，遠遠見一座花園，四圍梅花石砌的高牆，牆邊一帶柳樹。猛聽得當當地幾聲鑼響，張善相心中驚道：「決撒了！深夜之間，為何有人敲鑼？莫非是抄路來拿我的？」輕步近前張望，卻是一個老漢在那裏賣夜糖，張善相方纔放心。立了一會，只見呀一聲，園門開處，牆裏走出兩個丫鬟來，拿著一面鏡子，兩斷鐵剪，問老兒買糖。張善相自思道：「更深夜靜，何處可以藏身？不如閃入花園裏暫避一宵，免使人撞見，明早再尋活路。」當時將身閃在黑影裏，悄悄地蹩入花園中去。四圍一看，見那東北角上一株槐樹下有座神堂，即忙鑽入神堂案下藏身，偷眼觀著外面。

見兩個丫鬟進門來了，隨手就將園門鎖上，二人攜手同行，一邊分喫著那糖。一個道：「春香姐，這糖卻也有些趣哩，口裏甜蜜蜜地恁般滋味。」那一個笑道：「臘梅臭丫頭，這糖有甚趣味，你還不省得那話兒真有滋味哩。」這臘梅問道：「卻是甚麼那話兒有趣？」春香道：「你不曾撞著那高興哥哥，摟抱著那一會兒，真快活死人哩，纔知道這真滋味。」臘梅笑道：「臭歪貨！虧你不羞臉，說出這話來。」那春香咬著指頭恨一聲道：「蠢人！是男是女，誰人沒有此情？雖小小蟲蟻兒，尤自解得連著尾巴，怎地你這等大了，還不知趣，你若著了手時，性命都不要哩！」臘梅道：「尿精又來取笑！知趣不知趣不打緊，適纔開牆門買糖，若走進一個掩背賊來，惹禍不小。我和你到太湖石欄杆邊四圍牆角頭看一看，進去睡也睡得安穩。」春香道：「放屁！半夜三更，那個做賊的卻好伺候在這裏？莫撞著高興的哥哥，我且閉門快快進去，倘小姐尋時，反喫一頓好竹片。」臘梅笑道：「打我時，都說是你這驢貨引我。」二人說說笑笑的進去了。

張善相獨坐在神堂下，初時聽得二人說趣話，暗暗發笑。次後說到花園四圍看看了進去時，驚得一身冷汗，魂不附體。又見春香扯了臘梅進去，方纔心下放了一塊。此時一更天氣，不敢出來，躲在神堂下黑影裏靜坐。只見那月兒漸漸的上來，照得園中花枝弄影，竹籐搖風，好一片清幽景致！張善相正欲出來看玩，又聽得開門聲響，側廳裏走出一個少年女子來，隨著四個丫鬟。張善相乘著那月光偷眼窺覷，那女子生得□分標緻。但見：

鳳梢侵鬢，層波細剪明眸。蟬翼垂肩，膩粉圓搓素頸。芙蓉面，似一片美玉籠霞。蕙蘭心，如數朵寒梅映雪。立若海棠著雨，行同楊柳迎風。私語口生香，嚶嚶鶯聲花外囀。含顰眉鎖黛，盈盈飛燕掌中擎。翠翹金鳳內家妝，淡抹輕描傾國態。若非瓊玉山頭，疑是瑤臺月下。

只見那四個丫鬟，簇擁著這個美人，一步步行至太湖石邊茶蘼架側小亭裏來，四面看了一回，斜著身兒倚在雕花朱紅欄杆上，仰著個玉團也似梨花白臉翫月。看了半晌，猛可的低頭長歎數聲。

內中一個丫鬟問道：「小姐特為銀河明朗，夜氣澄清，來此賞月，為何不見歡容，反增嗟歎？」美人道：「妮子省得甚麼？」又一個笑道：「我省得了。早上小姐睡起採花，露濕了裙兒，被奶奶說了幾句，故此心下不樂。」美人手托香腮，只不做聲。又一個道：「我猜著小姐嗟呀的心事了！非為別事，莫非見嫦娥獨宿蟾宮，小姐替他煩惱麼？」張善相識得就是春香的聲音。美人嗔一聲道：「哇！你這丫頭胡說。」又一個道：「敢問小姐，這月裏嫦娥，卻是甚麼樣人？為何在月宮裏住？」這問的就是臘梅。美人道：「你不知，這嫦娥是夏禹時大將后羿妻子。后羿得了西王母不死之藥，藏在房中。后羿出征。其妻竊藥逃入月宮，做了太陰星君，侍奉的是許多霓裳羽衣仙子，居廣寒宮，逍遙快樂，萬古不死。」又一個問道：「小姐，那嫦娥身邊玉兔兒與這婆婆樹卻是甚麼出處？」美人道：「那裏有甚麼婆婆樹，是月照山河之影。月是太陰之精，月中有形如兔，故名為玉兔。」春香又問：「小姐，那玉兔兒還是雄的是雌的？」美人笑道：「這丫頭問得好笑，這月裏的東西，雌雄焉能知道？」春香笑道：「玉兔兒若是個雄的，想嫦娥亦可暫時消遣。」美人喝道：「胡說！」眾丫鬟都笑起來。

言來語去，不覺已是三更。眾丫鬟道：「夜深露重，恐傷玉體，被兒薰得香香的，請小姐睡了罷。」臘梅道：「這一回我們的瞌睡上來了。小姐，明日晚再來翫月罷，恐老夫人覺來知道。」就如群珠捧玉一般，四個女子擁著美人進去了。張善相坐于神堂下偷覷了一會，引得神魂飄蕩，心志飛揚。想道：「這女子不知是甚官宦的小姐，不惟生得容顏絕世，抑且博雅風流，舉止端詳，言詞溫潤，古之西施王嬙，不是過也。」欲待向前一見，又慮惹起是非。不做美的丫鬟催促得緊，那美人飄然逕自進去了。心中戀戀，好難割捨。靜聽萬籟無聲，惟見一庭花影。心下又暗想：「夜已深沉，裏面諒無人再來，且出神堂，閑步花陰，細玩一回，聊遣悶懷，有何不可。」初時慌慌張張奔進來，不及細觀，至此四面點看，果然好座精緻花園，與他處大是不同。但見：

樓臺寂寂，花霧霏霏。假山畔玉砌雕欄，華堂中金輝碧映。幾處涼亭連畫閣，栽四時不謝之花。數迴芳沼接香堤，簇千品奇珍之果。煙靄裏清芬撲鼻，彷彿間累落枝頭。朦朧月小，雙雙沙暖睡鴛鴦；慘淡星前，對對玉樓巢翡翠。

原來這座花園，是現任齊國右都督大將軍段韶的宅子，家貲巨萬。夫人曹氏，止生二女，長女名球瑛，已適人了。這看月的美人，就是段韶次女，名琳瑛，年已及笄，未曾受聘。這段韶隨丞相高歡征討有功，因齊顯祖即位，歷陞本職，久在朝廷總理軍政，故不在家。夫人曹氏甚愛幼女，就如掌上珍珠。女工針指，自不必說，且酷好詩詞，善能書畫，諸子百家，無不通曉。當下因深秋皓月滿庭，不忍就枕，瞞著夫人到花園閑玩一回。不期被張善相窺見。張善相看了花園景致，羨慕不已，因信步走到茶蘼架側小亭裏來，心中自想：「方纔那小姐倚著這朱欄看月，可惜有四個梅香在側。若沒人時，我張善相與小姐嘲風弄月，做個伴兒，廣和到天明，也免得他數聲長嘆，幾度嗟呀。那些梅香，那曉得小姐心事。」於是就如小姐一般，倚著欄杆看月。

正痴想間，忽然踏著一物。張善相彎著腰拾起來看，原來是一條秋羅手帕，香噴噴的，精潔得緊。張善相暗喜道：「此必是小

姐之物，失下在此。我張生有緣，且將來束束腰，就如與小姐並肩一般。」提起來抖去塵土，正要束腰，只見那手帕頭兒上影影有些字跡，急看時，卻是一首詞。見寫道：

碧月照幽窗，夜靜西風勁。何處憑空跌下秋，梧葉零金井。坐久孰為鄰，獨對衾兒影。女侍昏沉喚不醒，漏斷金狻冷。

右調卜算子。秋夜悶坐無聊，書以寫懷。琳瑯題。

張善相在明月之下看了，字字分明。寫得瀟灑俊雅，歡喜不勝：「我只說容貌絕世無雙，那知他精通翰墨，寫得這般好字，小名兒叫做琳瑯。天使我拾著，或者夙緣有在，未可知也，」將羅帕藏于袖中。

不覺月輪西墜，依舊走至神堂邊，自道：「適纔在神堂下坐了半夜，不知是何神聖？」向前仔細再看。正面匾上寫著六個金字道：靈應大王之祠。張善相下拜，默禱道：「張某不才，惟好馳馬試劍，不期誤損人命，逃避于此，暫借大王神座下棲身。明早欲尋覓杜薛二兄消息，以圖進取，望大王暗中垂祐，一路平安，不遭羅網。若得寸進，大建神祠。」禱罷又拜，就在神堂前坐地，思想欲和那羅帕上的詞兒。思了一番，不覺精神昏倦，和衣而睡。

朦朧間，但覺身在書房中，見一黃巾力士，手執簡帖道：「大王有請，乞先生就行。」張善相心下疑惑，不敢轉動。力士又催道：「大王立等，請速行，不須遲疑。」說罷，拽善相之衣而起，張善相只得隨行。約有里餘，望見一座殿宇，甚是巍峨壯麗。隨著力士走進大門，但見軍士繽紛，盡是貔貅虎豹；旗旛豎立，列著天地風雲。又進二門，兩邊一字兒排著戎裝將校，個個猙獰可怖，醜惡堪驚。張善相按膽，慢慢循規蹈矩而行。黃巾力士道：「先生在此少待，我先去通報，然後進見。」力士進去。少刻，見兩個錦衣繡襖壯士向前道：「大王請進殿相見。」張善相整肅衣冠，步入殿前，只見簾內燈燭爇煌，案上金珠燦爛，正中虎皮椅上，坐著一位大王。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頭戴嵌寶金冠，身穿錦繡龍袍。腰橫玉帶，腳著朝靴。相貌端嚴，威儀凜肅。上首兩旁，側立四個侍女，俱是珠翠宮粧，姿容窈窕。左手站著一帶執筆持文濟濟衣冠的文士，右邊排著一班擔戈提戟起勇猛的將軍。雖非帝王龍庭，卻似皇宮鳳闕。張善相走近簾前，侍女喝教：「捲簾！」兩傍力士，將珠簾掛起，張善相向前下拜。那大王出位答禮道：「先生不須行禮，只常揖罷。」張善相再拜俯伏。大王令力士扶起道：「孤與先生，乃賓主之分，不必多禮，先生請坐。」張善相謙辭道：「僕乃一介寒儒，荷蒙寵召，斗膽拜謁，侍立猶慚，焉敢僭坐？」大王道：「孤乃先世名臣，君是當今俊傑，名位相等，請坐毋辭。」張善相再三謙讓，垂首坐于側席。侍女獻茶，茶罷，大王道：「君今齊幸免于難，園中隱跡，月下奇逢，不亦樂乎？」張善相頓首道：「某實不才，誤傷人命，意欲避難遠逃，權借花園一宿。不期月下偶遇佳人，不知誰家女子，有此絕色？今殿下垂問及此，莫非相識乎？」

大王笑道：「不然，孤非別神，乃後漢西涼太守馬騰是也。受靈帝大恩，職任刺史。不期炎漢數終，奸邪亂國，先有□常侍之變，次遭董卓之亂，又遭曹操這奸雄逆賊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殺貴妃，勒伏后，幽囚獻帝。孤與劉玄德董承諸君，受天子密詔，誓同戮力，以除國賊。不料事露，劉玄德知機先避，鼎立他方；董國舅諸君皆遭屠戮；後又誘孤入朝，妄加殺害。身亡之後，一靈不昧，承上帝封為五行總督大神，掌天下生殺之權，禍福之事，莫不響應。今夜見君祈祝，故請一見。孤知足下前程萬里，莫以小事介意。遇杜薛二公，功名遠大，但當體好生之心，休肆殺戮，皇天必祐。今知足下未諧佳偶，敝主段君有一女，年已及笄，孤作冰人，與君結為秦晉，不亦美乎！」

張善相謝道：「某路岐相遇，未遵父母之言，豈敢私配？」大王道：「赤繩已繫，羅帕為媒，足下不須推辭。」即叫掌樂的兩班魚貫而上，鼓樂喧天，張善相驚疑未定。少頃，後殿珠簾內走出無數嬌娥，擁出一位玉天仙，頭戴珠冠，身穿繡襖，腰繫縷金細帶，足穿鳳頭朱履，珮玉鏗鏘，步出大殿上來。又見賓客紛紜，珠圍翠繞，檀麝氤氳，簫管並作。上面左班立著一穿紅的官，喝教：「拜！」張善相躬身下拜，偷眼覷那仙子，卻原來就是月下相逢的美人，心下大遂所願。行禮已畢，大王道：「請入後堂歡宴。」□數箇虞侯，三五對侍妾，前呼後擁，迎入後殿坐定，和仙子互相笑語。正合盞飲酒間，忽聽得一聲鑼響，數□公人打入後殿，一齊嚷道：「誰家少年，不去攻書，卻好騎射，白晝傷人性命，待逃往何處去？你躲也躲得好，我尋也尋得著！快走快走！省動繩索。」張善相心下大驚，也顧不得玉天仙，放開兩手，只一跳，跳在桌上，拔出腰間佩劍，與眾人格殺。正奮勇廝鬥，不覺失腳一滑，跌下桌來，口裏叫：「大王救命救命！」驚醒來，卻是南柯一夢。有詩為證：

綽約帝天人，悠揚簫管音。

世情皆是假，翻覺夢中真。

張善相驚將醒來，遍身寒栗，兩手酥麻。

開眼看時，依舊睡于神堂之下。但見殘月猶明，疏星數點，濃霜滿地，清露濕衣，已是五更天氣。心下展轉，嗟吁嘆息，看看天色曉來，漸覺疲倦，依然睡著不題。

再說段小姐玩月回房，解衣欲寢，袖中不見了羅帕，遍處尋覓，杳無蹤跡。小姐倚著熏籠，思量半晌道：「必定是適間翫月，遺失在花園中了。這羅帕不要緊，只是上面有秋詞一首和我名諱在上，倘有人拾去，如何是好？你看這些侍兒們這般思睡，都去睡了，只留得春香在此伺候。春香，你可執燈快去花園中尋羅帕來還我。」春香道：「他們都睡著了，叫我獨自個怎生去尋覓？」小姐道：「你去叫一個起來作伴便了，不然，明早俱是二□竹片！你等俱隨在我後，為何不用心看一看？」春香喃喃的道：「夜深人靜，重門鎖閉了，就使失在園中，這黑夜有誰進園拾取？開門開戶的，驚動了夫人，不是要處。」

小姐見他說得有理，只得睡了，翻來覆去，有夢難成，好生睡不著。忽然天色黎明，就叫春香起來，園中尋羅帕去。春香嚙嚙道：「方纔著枕，睡思正濃，這天還是黑洞洞的，鴉鵲未曾飛鳴，露濕冷冷，何處尋覓？」小姐怒道：「這賤人恁般懶惰貪睡！」叫臘梅：「取竹片過來！」春香聽得取竹片，連忙起來穿衣，擦一擦眼，打個呵欠，問道：「小姐昨夜進來時把園門鎖了，怎生去尋覓？」小姐道：「這園門與大門，俱是你的娘舅孟老照管，你可問他取匙開了去尋，切不可對他說是尋羅帕。問你時，只說去採秋葵花浸油便了。你悄悄尋了便來，不可遲延。」春香應諾，走到孟老房外敲門。孟老兀自未起，聽得敲門響，起來開了，原來是春香：「有何事故，大黑早敲門打戶？」春香問他取匙開園門，要採秋葵花浸油。孟老道：「為著甚緊要，這般黑早去採花？正好睡哩，你要自去。」於是把鑰匙與他道：「這蜻蜓頭是開壁鎖的，便是園門上鎖不要差了。」春香接了就走。開門入園，遍處尋到，那得個羅帕來？正是：

煙棲棲花間霧，濕滋滋草頭露。

滑塌塌地上霜，啾唧唧蛩聲訴。

虛寂寂百花亭，黑迢迢芙蓉路。

嘹嚶嚶雁聲愁，冷颼颼金風度。

熱急急眼兒睜，忘忘忘心驚怖。

春香心焦，踏遍了一座花園，只是尋不見，便是東角頭有個毛廁，也去張一張。漸漸尋到靈應大王祠堂前，只聽得鼾聲如雷。

春香疑怪道：「此處為何有人鼾聲？是何物件響？且上前瞧瞧。」忽見神堂下一個人睡著，喫那一驚不小，又不知是人是鬼，這般鼾睡，趁他未醒，仔細看個分明。「呀！原來是一個郎君，生得俊俏，從何而來？豈不是天大一樁奇事！」不敢驚動他，逕跑至小姐房中道：「小姐，羅帕兒變做一個人了！」小姐道：「怎麼說？」春香慌慌張張的道：「好奇怪！羅帕倒不曾尋得，只見大王神堂下，天降一個俊俏郎君，且是生得標緻，睡熟在那裏，莫非是羅帕變的？」小姐道：「胡說！這賤人不尋帕兒，在何處躲懶，編這般脫空大謊來說，終不成就罷了！」春香爭道：「不是說謊，果係有人。若小姐不信時，同去一看，便知端的。」小姐道：「我與你同去尋，有了羅帕，再與你講理。」於是和春香悄悄出了香園。

走到園中，果見一個人，睡在神堂之下。近前細看，真是生得清奇秀麗，相貌不凡。小姐亦心驚道：「這少年好生蹊蹊！牆垣高峻，後門不開，從何處進來的？除是插翅！看他模樣，必是王孫公子，後來定須榮貴。欲待問他，又慮不雅。欲要進去了，這個人來得不明，帕兒又不曾見。況我已親身到此，夫人知道，豈不生疑？」躊躇了半晌，回頭叫春香：「你去推醒那後生，問他因何睡在這裏。快開後牆門，教他出去罷。」

春香向前將張善相搖醒。張善相開眼看時，見兩個女子立在面前，一個與夢中無異，正是夜間月下美人。慌忙站起身來，整衣進前作揖，小姐亦答了禮。春香道：「你是誰家郎君，好不達禮！擅入園中，非姦即盜。牆高門閉，怎生飛進來的？快快出去，莫討煩惱！」張善相笑道：「小生會飛，能飛來亦能飛去。因見你園亭瀟灑，景致清幽，暫飛至此，借宿一宵，望乞恕罪。」小姐道：「不是這般講，觀君相貌不凡，必非以下之人，何緣得到小園，請道其實。」張善相躬身道：「感小姐垂問，只得直告。小生姓張，名善相，表字思皇，本城廣寧縣居住。昨因郊外走馬，遇一醉漢，不期馬劣，將他踏倒，誤傷其命。地方人等欲拿小生送官，被我飛馬走脫。天色昏暮，偶見園門半開，將身入來，暫躲其難。望小姐寬恩，誓當重報！」小姐道：「原來如此，足下誤傷，諒不致抵命，且請回府。此地離城近，不可避也。」春香道：「幸天色尚早，無人知覺，快請出門。」

張善相延挨道：「小生回家，必被拿去喫官司受苦，望小姐可憐。」小姐拂然道：「既不回家，又不出去，這園中豈是君久戀的！」張善相見小姐惱了，陪笑道：「小姐見諭極是，不敢有違。但小生匆匆一面，不曾拜問得檀府是何門第，尊嚴是何仕宦，小姐是何姓字，亦請見示。」小姐道：「家君段韶，現任齊國右都督之職，母親在家。妾身行二，小字琳瑯。萍水相逢，問之奚益？」張善相道：「無故不敢動問。小生因慌促中不曾帶得盤費，止有羅帕一方，暫賣與小姐作盤費。此乃無價之寶，異日必來取贖。恐其失忘，故爾動問。」小姐聞羅帕二字，忙道：「羅帕安在？乞借一觀。」張善相袖中取出，將手打開，便念那卜算子秋詞。小姐見了，玉面通紅，笑道：「此是兒家故物，君何見欺？」就令春香上前奪那羅帕。張善相急藏袖中，緊緊按定，笑道：「小姐之物，何落僕手？不為無緣。小生今日疾作，不能出門。若要此帕返趙，待老夫人出來，當面交還便了。」有詩為證：

風月門中排調，自寓許多玄妙。

香羅入手為媒，璧合之時返趙。

小姐見如此說，亦無可奈何，問道：「郎君不肯還帕，意欲何為？」

張善相道：「羅帕終須奉還，小恙亦須寧耐。小生因受了些驚寒，頭疼身熱，不能行動。再過一宵，待賤恙稍瘳，那時奉帕拜別而行。」小姐道：「妾身怎好作主留得郎君，還我羅帕，別有箇商量。」張善相搖頭道：「我張生不是這般獸子，任憑小姐處治，只是今日不還。」春香在旁就說的笑。

小姐怒道：「平白搗勸不還，你笑些甚麼？拚來棄此羅帕便了！」春香道：「小姐又要羅帕，又不肯留這郎君，等到明早，也不為了。依春香愚見，倒有箇計較在此。張生，你是個俊俏郎君，若要在此羈留，須做個賴皮花子。」張善相笑道：「姐姐，如何計較？」小姐道：「賤丫頭，你不怕夫人打！這是甚所在，好留他！」春香道：「小姐不要惱，春香怎敢私留得。如今沒奈何了，張郎可詐作中風，跌倒地上，待小姐去稟老夫人，或者見機而作，留得亦未可知。那時便還羅帕了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小姐無奈，只得依他，令張善相睡在地上，詐作暈死之狀。小姐走到老夫人房中說：「春香適纔園內採秋葵浸油，忽有一避難郎君，如此這般，躲在神堂下。春香叫他出去，又不肯依。孩兒正要使孟老兒驅他出門，不意此人忽然倒地，雙睛直視。口吐痰涎，不省人事，故來報知母親，如何是好？」

夫人聽了大怒道：「春香這小賤人該打！採甚麼花，不關園門，放他人來！你女孩兒家，胡行亂踴，惹出恁般禍來。這來歷不明之人，知他是真是假，是奸是賊？你去看他則甚！」小姐見夫人發話，嚇得不敢抬頭，又不敢去，進退兩難，一身無主，腰肢振振不安。夫人見小姐如此，又恐驚壞了他，轉口道：「事既到此，須索急急救他，倘死在園中，人知不雅。我與你去看一看来。」母女二人正出臥房，只見春香喘吁吁趕來道：「小姐不須驚恐。我看那人雙手尚溫，心頭未冷，面色漸回，鼻心不斷，多分不得，只索救他還好。」夫人心中稍安。步進園內，只見張善相臥在草地上，口裏輕輕地叫喚，呻吟不止。但見：

眼目略開，硃色唇沾芳草。面若蓮花，披髮亂頭都好。何處兒郎，來向園中騷擾。酒不醉人，何事玉山頹倒。今知了惜花風掃，更有不眠人早。

夫人叫春香臘梅二人，款款扶起來坐了。

夫人仔細細視，見張善相面如冠玉，氣色微紅。夫人笑道：「不妨。」近前問道：「郎君為何如此？」叫使女快拿姜湯來，教兩個扶著頭，兩個把熱湯就灌。張善相被他灌了兩口滾湯，不敢做聲，微微開眼偷覷，只見數箇丫鬟，擁著夫人小姐在那裏悄悄言語。張善相又坐了半晌，纔開口道：「多謝夫人救命，生死不忘大恩。」夫人道：「休如此說，你為何人我園中，跌倒在此？但願得無事便好，這會兒可輕些麼？」張善相道：「小生因走馬踏死了人，逃難暫避此間。夜來感了風露，又兼受了驚恐，一時頭顛心煩，因而暈倒。若非夫人小姐救濟，險些兒做了黃泉之客！如今身體漸覺寬爽，只爭手腳掙扎不得。」夫人便分付眾丫鬟：「關了園門，外面不可傳出，且將這郎君權在東首軒子裏將息好了，又作商議。」眾使女攙的攙，抬的抬，將張善相扶入軒子內涼床上睡了，不住的茶湯送來，漸漸病體安妥。當夜，張善相自冷笑道：「不是這個法兒，如何在此安寢？有些機會了。」

次日清晨，春香送茶到軒子裏來，就討羅帕。張善相接了茶謝道：「多承姐姐美意，何以報之？」春香笑道：「一時權宜之法，何足掛齒。但不可忘了夫人小姐大德，將帕兒還了小姐。」張善相道：「帕且消停，小生不知進退，有一事相瀆。賤軀單衣寒冷，欲煩姐姐在小姐處方便一聲，夾衣乞借一件，聊且禦寒，不知可否？」春香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便轉身進去。不多時，提了一領夾花綾披風出來，遞與張善相道：「這件綾衣，是小姐極歡喜穿的，今日偶然脫了，我悄悄拿得在此，官人可暫禦寒。小姐若尋起要穿，我便要來拿去。」張善相接了道：「多蒙盛情，感恩非淺，羅帕容日送還。」春香去了。

張善相暗想：「感夫人小姐厚意，復得大王奇夢，小姐遣了羅帕，又是我拾著，莫非姻緣有在？看這春香妮子，輕言巧語，靦腆溫柔，絕有幾分風韻。況聞得他春心已動，甚覺有情于我。若得這妮子到手，則藍橋之路通，羅帕之媒成矣！」看看日午，夫人另著人送飯來。不覺天色又晚，野寺鐘鳴，紗窗月上。春香提一壺茶，捧幾種細果點心，擺在桌上道：「奶奶拜上官人，尊體不健，喫了茶請睡罷。」張善相笑道：「小生病體漸可，奈何獨宿無聊。這花園中有些害怕，怎得一個人兒伴睡方好。」春香笑道：「官人又來取笑，誰人伴你？」張善相一把攙住道：「姐姐在此，何謂無人？小生是高興的哥哥，乞姐姐權賜片時之樂，教你嘗有趣的滋味。」有詩為證：

園中旅況甚悽其，攙住春香笑語私。

嬌艷野花偏色美，小軒權作兩雲居。

春香雙手推開道：「官人不要囉唆，這軒子內是丫鬟們出入之處，倘有人窺見，不惟賤妾受責，官人亦成甚體面！惱了夫人，無容身之地了，斷乎不可！」

張善相道：「小生為姐姐死亦不懼，何怕人見，何慮夫人乎？你若堅執不從，小生便縊死在此！」春香笑道：「好涎臉的話兒！官人休要性急，你既有心，妾豈無意？待妾進去伏侍小姐睡了，至夜靜時，卻來伴官人睡何如？」張善相道：「若如此，更感美情。你莫要說謊，去了不來，便不是知味的人兒了。」春香道：「妾若不來，身隨燈滅！」張善相喜道：「既然姐姐有情，且待你進去，小生專心至誠，相候尊駕。」春香得放手，急趨出軒外，搖頭道：「咦，你好自在心性兒哩，強逼人做事！要我來就你，豈有此理！我不來也！」說罷，嘻嘻地跑進去了。

張善相暗想：「倒被這妮子賺了，多分是不肯出來，罷，罷！」展開衾枕，解衣且睡，緊閉了雙眼，只是睡不著。側耳聽得樵樓上鼓已二更，月上花磚，星移斗轉。正煩惱之間，忽聽得有人輕輕的叫喚道：「官人，官人，你好睡哩！」張善相翻轉身來，卻

原來就是春香姐，當下一把抱住道：「姐姐，你好失信人也！等得我月轉西樓，悶懷顛倒。」春香道：「我若是失信時，今不來矣。」二人正欲解衣，俄然驚醒，乃是一夢。

張善相吁嗟長歎，披衣而起，步于月下，偶見旁邊，覺有一人閃來閃去，再看時，正是春香，善相狂喜不禁，撲抱進房，脫衣解帶，共枕而臥。交合之間，說不盡綢繆。果然是萬種風流，百般情趣。但見：

羅襪交鉤耳畔，吁吁氣喘。香肩緊靠，腰肢款款。春濃搔頭，一溜鬢鬚鬆。口內輕輕津送，低喚才郎且住。微微香汗沾胸，今朝賤妾樂無窮，何日得翠衾永共。

雲雨纔罷，張善相道：「感承姐姐厚愛，適纔等你不來，所夢如此如此。不期真得相親，三生有幸。但小生欲見小姐一面，不識何如？」春香道：「你好似那齊人一般，乞其餘，不足，又顧而之他。」

張善相道：「你卻也曉得書旨。」春香道：「奴伴小姐讀書，頗通文墨，官人要見小姐，有何主見？」張善相道：「小生有一腔心事，今蒙姐姐賜通宵之樂，欲要相託，諒必不辭。」春香道：「官人有話分付，如可用力處，奴無不用心。」張善相將那夜間窺見小姐玩月，拾得羅帕，夢裏情由說了一遍。春香道：「果有這般異事？小姐不見了羅帕，好生著惱。因有這首詞並名字在上，黑早著奴到後園來尋覓，方見官人睡在神廚之下。只想送官人出去罷了，不期帕兒果在官人袖中。事情巧合，羈留在此，奴得奉枕席之歡，夙緣素定，非是偶然。日後榮顯之時，不要忘了今日，奴便做偏房也罷了。」張善相道：「若忘汝情，小生前程不吉。但會得小姐一面，雖死無恨。」春香道：「早上夫人分付侍女們，待官人病體稍痊，即教送出。小姐私自分付，獨教奴用心伏侍，不可褻慢。即此觀之，小姐有心于官人可知。但是小姐待人雖寬，持己甚謹，非奴等之比，毫不可犯。奴有一計，未知何如？官人明日依舊粧病體沉重，臥于床上，不要行動。再留得數日，然後可察小姐動靜。如略有可投之機，賤妾隨機應變，又作道理。」張善相甚喜道：「感卿之情，小生銘刻不忘！」二人說罷，相偎相抱，貼胸交股而睡。有詩為證：

再赴陽臺之會，重伸契闊之盟。

已作輕車熟路，無煩羞澀神驚。

漏下五鼓，春香急忙起來，作別去了。

次早，曹夫人又令丫鬟來東軒看視，回覆說：「張官人病勢沉重，不能離席。」夫人心下驚惶，又不好對家僮們說知，但暗中鬱鬱不樂，止令侍女們送茶湯藥餌調治。張善相將藥都傾于階下。

且說小姐自和張善相會面以來，漸覺神思恍惚，寢食不寧，容顏消減。心下未免有些想慕，染成一病，曹夫人跟前勉力撐持，含糊遮掩。春香因小姐不快，一連數日隨身服侍，不離左右，因此不會張善相之面。春香暗想：「小姐鬼病懨懨，不為著張官人，卻是為誰？今乘此機會喚他進來，假做送羅帕來還，因而問安，以圖一會，豈不是一條活路？」遂乘便脫身，走入東軒裏來見張善相。善相道：「我的親親姐姐，為何數日不見你面，悶殺我也！粧病畫寢，度日如年。汝好薄情，數日不來看我，豈不盼殺了人！真要被你哄出病來。」春香道：「非我薄情，只因小姐如此如此。」把留情抱病之事，說與善相。張善相聽了，不覺手舞足蹈，大喜道：「數日納悶，今忽得此佳音，倍覺精神舒爽，小生就去問安送帕何如？」有詩為證：

悶擁寒衾夢倒顛，起來無意誦詩篇。

忽聞青鳥傳消息，一似皇恩降九天。

春香道：「官人恁地性急！青天白日，侍女往來，決撒了事情，卻不干我事。必須待夜闌人靜後，官人可從東廊而進，由茶廳轉過清暉堂薔薇架，南進畫閣內，見朱簾垂蔽露燈光，就是小姐臥房了。」張善相道：「半夜三更，人生路不熟，我那裏認得這彎彎曲曲的路徑？」春香想了一會道：「我有計在此，晚上我把棒兒香點著，插在轉彎處為記，官人但看有香的所在就要轉彎，妾身接引進去。只是我那小姐立志貞烈，稟性端莊，官人須要循循雅飭，以禮相見，切不可輕狂妄動，觸犯其怒。奴耽著血海干係，引郎一見，不要貽累妾身受責。」張善相道：「不須分付，漢家自有制度。」春香道：「小姐不時呼喚，不得久待。」便翻身進去了。

此時方是午牌時分，張善相巴不得天晚，不轉睛將日光盼望，就如生根的一般，難得移動。這果然是：

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。

漸漸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，又早黃昏時候。張善相整肅衣冠，袖了羅帕，步出東軒。四圍觀望，並無人跡往來，惟見滿庭月色，遍地花陰。向來曹夫人家閨嚴謹，一應蒼頭小僕，無事不許擅入中堂。若有差使，先敲雲板，然後進見。未到黃昏，俱先閉門睡了，故此內外隔絕無人。當下張善相逕進東廊，見插香處便轉彎抹角。行到薔薇架側，遠遠見朱簾之內，燈光燦亮，一步步捱到簾子邊，卻無門戶阻擋。原來都是春香私自偷開，放善相入來。張善相到了簾外，心中戰慄，不敢進前。正是：

難將我語和他語，未卜他心是我心。

不知段小姐在房中見與不見，喜怒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